

中國歷代著名
文學家評傳

郭沫若題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续编二

(宋金元明)

吕慧鹃 刘波 卢达 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济南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续编二)

吕慧鹃 刘波 卢达 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6.5印张 5插页 567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

ISBN 7—5328—0479—8/I·15

定价 11.00 元

中國歷代著名
文學家評傳

郭沫若題



主 编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

顾 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元化 王季思 朱东润 肖涤非
吴富恒 余冠英 林 庚 周振甫
季镇淮 钱仲联

编 者 的 话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全书六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该书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教材。

该书问世以后，受到广大师生、文学研究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好评。不少读者反映：该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是一种补充，也是对中国古代作家作品研究的一种深入，希望扩大收录作家的范围，可从二、三流作家以及重点不在文学方面的大家（如孔子、孟子）中选录若干人，出版续集。经与有关专家研究，并征得出版社同意，决定再编续编。

续编分三卷出版。续编一选录周秦至唐五代时期作家，续编二选录宋金元明时期作家，续编三选录清及近代时期作家。

续编二编入作家评传五十九篇。敬希读者给予指正。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柳 开	朱靖华 屠建业	1
林 逋	乔象钟	21
张 先	宛敏灏 邓小军	29
宋 祁	朱靖华 屠建业	45
苏 洵	吴文治 肖 今	63
司马光	刘乃昌	81
苏 辙	刘乃昌	91
贺 铸	王松龄	99
陈师道	莫砺锋	119
晁补之	刘乃昌	129
张 耒	金性尧	141
叶梦得	潘君昭	155
朱敦儒	沙灵娜	165
吕本中	谢思炜	181
陈与义	白敦仁	193
胡 铨	王士博	213
朱 熹	蔡厚示	227

刘 过	王从仁	249
史达祖	缪 钺	259
赵师秀	张宏生	277
王若虚	张伯伟	289
董解元	姚莫中	301
朱淑真	金性尧	309
刘克庄	张忠纲	323
刘辰翁	王士博	339
周 密	陈邦炎	351
王沂孙	叶嘉莹	369
卢 挚	李修生	389
谢 翱	邱鸣皋	399
刘 因	邓绍基	415
赵孟頫	霍松林 张学忠	427
刘 致	孟繁仁	439
郑光祖	吴文治 焦雨石	455
张养浩	黄祖良	463
康进之	张忠纲	479
乔 吉	姚莫中 姚力芸	485
贯云石	冯钟芸	495
徐再思	万云骏	505
王 冕	范 宁	513
朱 权	夏写时	523

朱有燉	李 平	539
于 谦	尹龙元	553
李东阳	邓绍基 尹恭弘	571
王 磐	丰家骅	585
唐 寅	金性尧	597
李梦阳	章培恒 陈建华	611
康 海	刘致中	625
何景明	郭预衡	639
杨 慎	贾炳棣	657
李开先	黄秉泽	673
唐顺之	刘季高	693
徐 渭	袁震宇	709
汪道昆	金宁芬	727
沈 璟	魏同贤	741
王骥德	袁震宇	757
袁中道	陈毓黑	773
钟 惺	吴调公 王 恺	785
阮大铖	王永健	803
张 岱	尹恭弘	825

柳 开

(公元 948—1001 年)

朱靖华 屠建业

柳开，是北宋初年的散文家，北宋古文运动兴起的先驱者。时人对他评价很高，如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云：

懿僖以降，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

《宋史·梁周翰传》有云：

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畅、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

据此，柳开在纠正五代至宋初以来的“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见牛希济《文章论》）的华靡骈体文风的消极影响方面，具有开拓之功。研讨北宋古文运动和其历史作用，柳开是一位毫无疑问的筚路蓝缕者，故他应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柳开的生平

柳开，字仲涂，自号东郊野夫，又曰补亡先生。公元九四八年即后晋出帝石重贵天福十三年，生于大名（今属河北省）的一个官宦家庭中。其父承翰，是宋太祖乾德初年的监察御

史。柳开一生基本上是在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灵的两朝中度过，宋真宗赵恒即位才刚四年，他即因病故去了。在柳开生活的这五十余年中，北宋正处在建国初期的“精通治道”（宋太祖谋臣赵普语）、消除割据、改革政治、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时期，同时又是整个封建社会趋向走下坡路而充满社会矛盾的历史时期。政治上的思治，孕育了文学上的变革要求；社会的矛盾，也影响了文学变革的复杂历程。

柳开勤奋好学，尤酷爱经史礼义之书，并喜与友人讨论经义之情理。在他长期的习文治学过程中，对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深恶痛绝，决计以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传统为己任。为此，他两次改易名字，勉励自奋。柳开原名肩愈，字绍先，意谓肩韩愈而祖绍柳宗元：“因为文直以韩文为宗尚，……遂名肩愈”（《河东先生集》卷十六，附张景：《柳公行状》）。“复以绍先字之，谓将绍其祖而肩其贤也”（《河东先生集》卷五《答梁拾遗改名书》）。不久，他又改名“开”，字仲涂，进一步标明了他“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达于孔子者也”（卷二：《补亡先生传》）的宏图抱负。

柳开在文学上的披坚执锐、敢于创变，是与他的见义勇为、恃才傲物的传奇性格有关。

柳开自幼聪颖奇慧，胆识智勇超人。“周显德末，侍父任南乐，夜与家人立庭中，有盗入室，众恐不敢动，开裁十三，亟取剑逐之，盗踰垣出，开挥刃断二足指”^①。

① 《宋史·柳开传》。以下凡引文未注出处者皆出《宋史》本传。

青年时代的柳开，血气方刚，好任侠，“尚气自任”，与其来往交游之文友佳朋，“皆一时豪杰”。又，柳开“性恂恇重义。在大名，尝过酒肆饮，有士人在旁，辞貌稍异。开询其名，则至自京师，以贫不克葬其亲，闻王祐笃义，将丐之。问所费，曰：‘二十万足矣！’开即罄所有，得白金百余两，益钱数万遣之。”又据吴处厚《青箱杂记》记载：“柳崇仪开，家雄于财，好交结，乐赍施。而季父主家事，靳不与。时赵昌言方在布衣，旅游河朔，因谒开，开屡请以钱乞赵，季父不与。开乃夜篝火，烧舍，季父大骇，即出钱三百千乞赵。由此恣其所施，不复吝。”（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四引）

开宝六年（973），二十二岁的柳开考中进士。在求取功名的科举道路上，“柳开好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下，凡千轴，载以独轮车，引试衣襦自拥车入，欲以此骇众取名。时张景能文有名，唯袖一书帘前献之，主司大称赏，擢优等。时人为之语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见沈括《梦溪笔谈》）

柳开举进士之后，补宋州司寇参军，表现出优异的从政才干，“以治狱称职，迁本州录事参军。”太平兴国中（980年前后），柳开被太宗赵匡义擢拔进京，任右赞善大夫。他步入朝廷之时，正值宋太宗率军北伐，灭北汉并试图收复被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之际。在征讨太原的军事行动中，柳开受命“督楚、泗八州运粮。选知常州，迁殿中丞，徙润州，拜监察御史。召还，知贝州，转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985），因柳开的恃才傲物，与监军不和，被贬为上蔡令。早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赵匡义亲率大军北征，柳开率部运送军

粮将到达涿州时，适遇契丹酋长带领一万骑兵与宋将米信接战。两军对垒，相持不下。时间不长，契丹军忽遣使者来米信营中求降，柳开当即看出契丹酋长之险诈用心，而对米信说：“兵法云：‘无约而请和，谋也。’彼将有谋，急攻之必胜。”但胸无城府、少谋略的米信“迟疑不决。踰二日，贼复引兵挑战，后侦知果以矢尽，俟取于幽州也。”班师回朝之后，柳开即向宋太宗上书，要求留守边关，以报效朝廷，赵匡义爱惜柳开的才干，再授柳开为殿中侍御史。

柳开不仅勇猛有谋略，而且生性刚强，嫉恶如仇：“柳仲涂开知润州，胡秘监旦为淮漕，二人者俱喜以名警于时。旦造《汉春秋编年》，立五始，先经后经，发明凡例之类，切侔圣作。书甫毕，邀开于金山观之，颇以述作自矜。开方拂案，开编未暇展阅，拔剑叱之曰：‘小子乱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尔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今日聊赠一剑，以为后世狂斐之戒！’语讫，勇逐之。旦阔步蹶衣，急投旧舰。锋几及身，赖舟人拥入，参差不免，犹斫数剑于舷，聊以快愤。”（见《宋人軼事汇编》引释文莹《玉壶清话》）

柳开一方面积极维护儒道名教，另一方面却在生活上放浪不羁，“不拘小节”。如同在润州任上，“有监兵钱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属也。乃父方奉朝请，至京师。开乘间来谒，造其书阁，见壁有绘妇人像甚美，诘以谁氏？监兵对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开丧偶已逾期，愿娶为继室。’钱曰：‘俟白家君，敢议婚事？’柳曰：‘以开之材学，不辱于钱氏之门。’遂强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礼。钱不敢拒，走白其父，乞上殿面诉柳开劫取臣女。太宗问曰：‘卿识柳开否？’曰：‘不识。’上

曰：‘真奇杰之士也。卿家可谓得嘉婿矣。吾为卿媒，可乎？’钱父不敢再言，但拜谢而退。”（见宋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引张师正《倦游杂录》）此事遂被当时人传为趣闻。

柳开热心朝政，敢言直谏，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

雍熙中，使河北，柳开颇不如意，乃犯颜“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报，年裁四十，胆力方壮。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上以五代战争以来，自节镇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晓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郑宣、户部员外郎赵载，司门员外郎刘墀并为如京使，左拾遗刘庆为两京作坊使，开为崇仪使，知宁边军。”

后徙全州，移知桂州，又知环州、邠州、曹州、代州、忻州、沧州，皆颇有政绩。如淳化三年（992）知邠州时，“时调民犂送趣环、庆，已再运，民皆荡析产业，转运使复督后运，民数千人入州署号诉。开贻书转运使曰：‘开近离环州，知刍粮之数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蚕农方作，再运半发，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罢，开即驰诸阙下，白于上前矣。’卒罢之。”此事甚得民心。又如公元九九八年，宋真宗赵恒即位加开如京使、命知代州时，柳开感到朝政日败，契丹日侵，冗官充斥，人情贪竞，同僚互倾，“仁义之风荡然不复”，乃上言皇帝，要求借用贤臣，“能立新法乃显神机。”表现了他的革新政治的进步愿望。后改忻州刺史时，契丹犯边，柳开又上书，“请车驾观兵河朔”，从而表现了他的“精求至治”、忠贞不渝的报国品格。

咸平四年（1001），柳开徙沧州时，“道病首疡卒，年五

十四。”

柳开多才多艺，能文工诗，“善射，喜弈棋”。有《河东先生集》十六卷存世。他尚作《家戒》千余言，刻石以训其子。其诗作有散佚，今集中仅存三首。宋人江少虞编《皇朝类苑》卷三五引《倦游杂录》录其《塞上曲》一首。又，清人厉鹗编《宋诗纪事》卷二录三首，除重出者外，尚有《楚南楼》一首。共计五首。

二、柳开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活动

柳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是他首倡了宋初的古文运动。

这次古文运动，是旨在反对晚唐五代以来远离社会斗争和绮靡浮泛的骈体文风以及宋初兴起的“嘲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赋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它对北宋诗文创作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个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开创、发展和完成三个阶段。自公元十世纪七十年代起至十世纪末，是运动的开创阶段，柳开作为此次运动的先驱者，他首先奋起倡导恢复“古道”，先从理论上打开了缺口；与此同时，另一位先驱者王禹偁，则以其平易晓畅的诗文创作，与颓靡的文风相抗衡；加以穆修、高扬、梁周翰、范杲等文友们的配合鼓吹，适应了宋初士大夫崇尚“淳古”的社会思潮，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古文运动才过渡到以欧阳修为主盟的发展壮大的阶段中去。

柳开为什么要倡导古文运动？

首先，这与柳开的“精求至治”、忠贞报国的志向有关。他希望文章应该有益于封建政治教化，要“以言化之”，“垂教于民”（《河东先生集·应责》）。

柳开对北宋初年的社会政治及其积贫积弱的形势趋向，有着清晰的了解和深刻的体验，社会时代的危机感促发了柳开在文学上的革新主张。他在知代州向真宗上言中曾列述了内忧外患的种种弊害，可谓骇人耳目，发人深省。从外患来说，柳开认为：“西鄙今虽归明，他日未可必保”，因为“西鄙积恨未泯，贪心不悛，其下猖狂，竞谋凶恶，侵渔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预备之。”从内忧来看，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冗官充斥，“职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则依旧，别无利害”；加以京府大都，不能“选委亲贤。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长，但令优逸，无以试材”，又不能“择文武忠直之士，为左右赞弼之任”，结果造成“虚费于利禄”，而朝政日坏。最令柳开痛心疾首者，乃社会之堕落、道德之沦丧，这使他沉痛难当：“又人情贪竞，时态轻浮，虽骨肉之至亲，临势利而多变。同僚之内，多或不和，伺隙则致于倾危，患难则全无相救，仁义之风，荡然不复……”柳开为此甚至大声疾呼，要皇帝“爱惜忠直之臣，体察奸谀之党！”

面对着这样内忧外患的可悲现实，作为载道工具之“文”，却背道而驰，“犹仍五季余习，搜刻骈偶，澳认弗振”（《四朝国史，欧阳修传》，见《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四）；西昆体“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剽窃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石介《怪说》中）；其文作甚至“求本于饰，故为阅玩之具，

竞本而不疑，去道而不耻，淫巫荡假，磨灭声教……”（见赵湘《南阳集》卷六《本文》）。这便使坐卧难安的柳开抱着“见义不为非勇也”（《河东先生集》卷六《送陈昭华序》）的态度，举起了韩愈、柳宗元恢复古文传统的旗帜，誓死宣传“道统”与“文统”的合一。特别强调文章应宣扬沿续一千余年的六经儒道，辅助教化，为大宋一统天下的现实政治文化服务。

为此，柳开还将古文、今文的异同作了一番比较和考究：“文取于古，则实而有华；文取于今，则华而无实。实有其华，则曰经纬之文也，政在其中矣；华无其实，则非经纬之文也，政亡其中矣。”（《答臧丙第二书》）柳开一方面考较了古、今文的“政在”和“政亡”的原则差别，从而高度肯定了“古文”在治国安邦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他还在《上王学士第四书》中，充分表述了自己“厚古”而“薄今”的思想倾向：“始于心而为若虚，终于文而成乃实，习乎古者也；始于心而为若实，终于文而或乃虚，习乎今者也。习古所以行今，求虚所以用实，能者知之矣，不能者反是。”柳开的“厚古薄今”论，在当时具有合理因素，因它背谬了宋初文坛的虚华趋向而具有着独到的创见性。他批判了晚唐五代以来所形成的今文之“虚”，在于它抛开了古人为文之道的“实”的传统。古文的“实”，在于它能够施教化、明道统、“古其理、高其意”，而为现实政治服务。古文家认为，今文的“好对切事，声势景物，哀上浮壮”以动人的主旨，是虚辞华表，是感情虚假的表现。为此，柳开又在其《答臧丙第三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我本非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将以文矜伐于古之道也；矜伐于古之道也，则务将教化于民。……若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则不在